

中银研究产品系列

- 《经济金融展望季报》
- 《中银调研》
- 《宏观观察》
- 《银行业观察》
- 《国际金融评论》
- 《国别/地区观察》

作者：刘佩忠 中国银行研究院
电话：010 - 6659 6623

签发人：陈卫东
审稿人：周景彤 梁婧
联系人：刘佩忠
电话：010 - 6659 6623

* 对外公开
** 全辖传阅
*** 内参材料

特朗普政府产业政策

对华影响与应对建议*

近年来，美国产业政策坚持重振本土制造业理念，推动“再工业化”。特朗普第一轮任期采取了竞争性产业措施与保护主义并用手段，对内积极推动减税、发展传统产业以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对外实施贸易保护措施、限制科技产业投资与技术流动，特别强化了对华科技产业限制和打压。总体来看，美国产业限制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展望特朗普新一轮任期，其产业政策的核心仍在于保持美国在尖端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并尽可能地恢复基础和中端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继续采取对内发展和对外遏制策略。对此中国需要继续推动产业技术攻坚，夯实国内产业链基础，拓展多元化市场，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推动国际新秩序建设。

特朗普政府产业政策对华影响与应对建议

近年来，美国产业政策坚持重振本土制造业理念，推动“再工业化”。特朗普第一轮任期采取了竞争性产业措施与保护主义并用手段，对内积极推动减税、发展传统产业以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对外实施贸易保护措施、限制科技产业投资与技术流动，特别强化了对华科技产业限制和打压。总体来看，美国产业限制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展望特朗普新一轮任期，其产业政策的核心仍在于保持美国在尖端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并尽可能地恢复基础和中端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继续采取对内发展和对外遏制策略。对此中国需要继续推动产业技术攻坚，夯实国内产业链基础，拓展多元化市场，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推动国际新秩序建设。

一、特朗普第一任期产业政策特征与对华限制措施

（一）将竞争性措施与保护主义并用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大规模产业转移和服务业、金融业迅速发展，美国“产业空心化”日趋严重。2008年次贷危机推高了美国失业率，进一步加剧了沉痾已久的工资增长停滞和收入两极分化等问题，美国政府重新提出“振兴制造业”理念。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已经推出一揽子计划方案¹，通过税收减免、资金支持等手段培育企业制造能力和构建创新生态，并且启动“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明确加大清洁能源、生物医药、半导体计算机等科技领域支持力度。

特朗普第一轮任期延续“再工业化”战略，打出“让美国再次变得强大”口号，实行“美国优先”政策。不同于奥巴马政府通过加强美国科技创新和人才培育等长期化产业政策，以巩固美国高端制造业领域的领先地位，特朗普政府产业政策将传统油气、钢铁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两手抓”，更注重通过“再工业化”的短期举措带动制

¹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制造业促进法案》《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美国创新战略：确保美国经济增长与繁荣》《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法案，旨在加强科技研发、人才培养和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国家的创新潜力，促进美国的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

制造业快速回归美国本土，以缓解美国产业空心化和工薪阶层大量失业的困境与压力。特朗普政府产业政策表现出竞争性和保护性并举的特征，政策措施逐渐由支持前端技术研发的隐性措施转向补贴后端行业生产的显性措施，科技政策从扶持本土产业扩展至遏制他国发展。

表 1：特朗普第一轮任期内主要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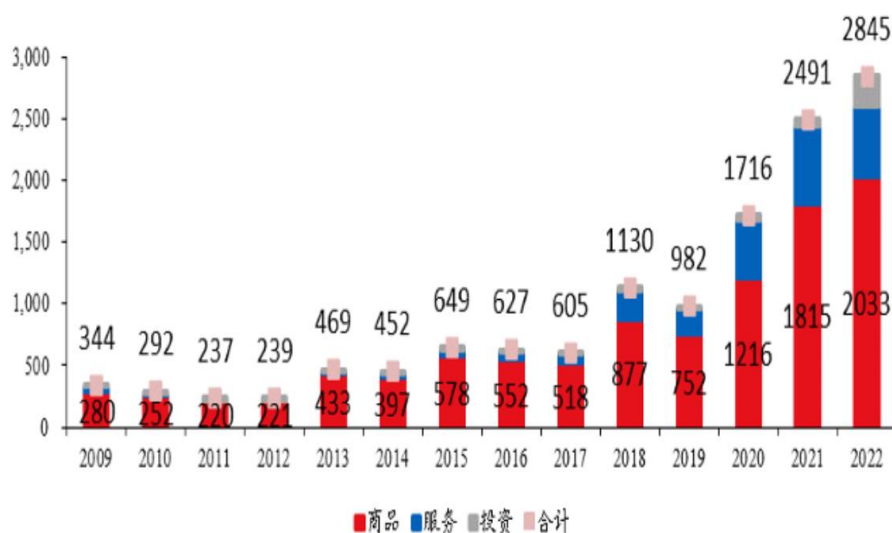
政策领域	具体内容	
传统产业政策	对内措施	2017 年，美国出台《减税和就业法案》，将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由 35%降至 21%，旨在提升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对内措施	2018 年，特朗普政府提议在未来 10 年内利用 2000 亿美元联邦资金撬动 1.5 万亿美元的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改造美国年久失修的公路、铁路、机场以及水利等基础设施。
		2018 年，美国推出《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再次提出保持美国在全球先进制造业的领导能力和竞争能力，强调制造业对于经济、安全、就业的战略意义，重申制造业不能从任何价值链中分离。
		2017 年，特朗普政府撤销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清洁能源计划》和《气候行动方案》，修改环境法规。减少对传统能源行业的束缚，放宽对传统化石燃料的开采管制，支持油气部门等传统能源产业发展。
	对外措施	2017 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终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形成保护美国利益的《美墨加协议》（USMCA）；推进《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
		2017 年，美国根据《贸易扩张法案》232 条对钢铁和铝的进口开展新调查，2018 年 3 月宣布对钢铁和铝进口分别征收 25%和 10%的关税。
		2018 年，美国重启贸易法第 201 条，规定若美国贸易委员会发现进口产品对美国国内工业造成严重损害时，有权决定采取行动。
		2018 年，美国依据对华“301 调查”结果，对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大规模关税，并限制中国对美的投资并购。
科技产业政策	对内措施	2018 年签署《国家量子计划法案》，承诺政府在最初的五年内提供 12 亿美元资助促进量子信息科学研究。
	对内措施	2019 年签署《美国人工智能倡议》，旨在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
		2019 年，美国国防部创新委员会发布《5G 生态系统：对美国国防部的风险与机遇》报告，特朗普和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宣布了几项加速 5G 在美国部署的计划，宣称“5G 竞赛已经开始，美国必须赢”。
	对外措施	2018 年出台《2018 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在出口管控条例中加强了对新兴关键技术领域的识别与管控，强化对华技术产品出口管制。2018 年，美国商务部制定了针对最新的 14 大类关键技术与产品的出口管制框架
		2018 年签署《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加强美国接受外商投资合作的监管审查力度。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研究院

传统产业政策领域，特朗普政府对内积极推动减税、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发展传统产业等，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2017年签署的《减税与就业法案》是特朗普首次任期的一项标志性举措。该法案将在美国本土从事生产制造的企业所得税率从35%降至21%，低于当时发达国家约22.5%的平均税率，旨在形成“税收洼地”以吸引国内外企业将生产迁至美国本土。此外，特朗普政府提出以政府投资带动公路、铁路、机场以及水利等基础设施改造，放宽了对传统化石燃料的开采管制，以此促进传统能源和工业部门发展（表1）。

对外方面，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或重谈多边贸易协定、采取多样化的贸易保护措施、推行严苛的移民政策，以改善对外贸易逆差，重塑美国在全球贸易与生产体系中主导地位。特朗普首轮执政时期，美国先后退出和终止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并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保护本土传统产业，2018年特朗普政府依据“232调查”结果，宣布将对美国进口的钢铁加征25%的关税，对进口铝产品加征10%的关税，对太阳能板和洗衣机征收保护性关税。美国贸易政策掀起了全球贸易保护措施浪潮，全球贸易限制措施由2017年的600条左右激增至2020年的1700条左右（图1）。

图1：全球贸易保护措施激增



资料来源：IMF，中国银行研究院

前沿科技政策领域，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对内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量子信息科学和第五代移动通信视为影响美国高端产业发展的四大领域。例如，2018 年美国签署《国家量子计划法案》，承诺政府在最初的五年内提供 12 亿美元资助促进量子信息科学研究。设立国家量子协调办公室，提出加快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量子信息基础学科教育等举措。

对外方面，特朗普政府对“新兴技术”领域施行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2018 年，特朗普签署的《2019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除了确定国防拨款外，一并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和《2018 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两项重要的法案。其中，《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将美国出口管制实践纳入立法，为已有的两用物项²出口管制规则提供永久的立法基础，同时将出口管制适用范围扩大到了“新兴和基础技术”。《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强化了外国投资委员（CFIUS）会对海外主体投资美国关键技术、基础设施、敏感领域等的审查和决定权限。如果外国投资委员会认定审查交易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其有权与交易方协商，或施加缓解协议或措施。

（二）强化对华科技产业限制和打压

前沿科技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了技术限制、打压企业两个层面的措施。一是通过外资审查、出口管制、限制教育与研发资源等方式，加大中国获得先进技术的难度。产业投资方面，原本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只审查外国人获得美国企业控股权的交易，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将审查范围扩大到非控股权的交易。该法案对中国企业在美国通过少数股权等方式投资高科技产业进行严苛的审查与限制，旨在限制中国获取美国技术。供应链方面，根据《出口控制法案》相关规定，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制定了针对 14 大类“新兴技术”清单，涉及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高级计算技术、数据分析技术、量子信息和传感技术、脑接口和高级材料等领域。该清单与中国关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机

²两用物项是指既有民事用途，又有军事用途或者有助于提升军事潜力，特别是可以用于设计、开发、生产或者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货物、技术和服

机器人、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产业规划高度重合，将中国企业在美国设立的研发分支机构所产生的创新技术成果置于管控之列，强化了对华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科技教育方面，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有针对性地限制、监控中国赴美科技人员交流，收缩特定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和访学人员的签证审批渠道，并缩减旅美华人学者进入重点实验室的工作机会。中国学生赴美就读机器人、航空等高科技制造领域专业的机会大幅减少。

二是打压中国的通信、互联网、无人机等领域高科技企业。其一，全面限制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国的市场空间。《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禁止政府机构及其承包商使用包括华为、中兴、海能达通信公司、海康威视与大华技术公司等中国企业及其子公司或关联公司提供的电信及视频监视服务或设备。

其二，截断中国企业核心供应链。2018年美国商务部以中兴违反《出口管理条例》为由，禁止中兴购买美国核心零部件。2019年5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关于保护信息与通信技术和服务供应链的行政令》，要求阻止华为使用美国技术设计或生产的半导体芯片。2020年5月，美国加大对华为的制裁力度，限制华为进入美国在半导体价值链上具有优势的芯片生产设备和芯片设计电子设计自动化（EDA）两大领域。2000年8月，美国禁止外国公司在没有获得特别许可的情况下向华为出售含有美国技术的芯片。受此影响，华为用于制造智能手机的高阶芯片库存一度告急。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数据，华为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由美国实施制裁时的12%下降至2022年的2%。

其三，将中国高技术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BIS）根据美国《出口管理条例》，通过“实体清单”管控向特定最终用户出口管制物项。2018年以后，被列入“实体名单”的中国企业数量骤然上升，2018—2020年分别有41家、107家、134家，其中通信设备制造、电子器件制造、计算机制造等行业的企业最多。该清单包括中国在电信（华为），人工智能（商汤科技、旷视科技、科大讯飞），半导体（中芯国际、海思、飞腾），监控摄像头（海康威视、大华），无人机

（大疆），网络安全（奇虎 360）和超级计算机（中国的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等领域的领军企业和机构。

其四，依据安全规则禁止和剥离中国企业。依据美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或服务供应链安全规则，美国政府可以对其境内的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或服务的大规模使用进行审查。2020年，特朗普以信息安全隐患为由签署行政令，对TikTok和微信进行全面限制措施，并禁止支付宝、腾讯QQ和其他六款中国应用程序。2020年，特朗普发布行政令，要求字节跳动完成TikTok美国业务出售交易的交割。2022年6月，TikTok已将美国用户数据转移至甲骨文公司(Oracle Corp)的服务器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无权访问相关数据³。

三是限制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资本市场投资方面，2020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提出外国法人连续三年不能满足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对会计师事务所检查要求的，将被美国证券交易所除名。该委员会指责包括阿里巴巴、京东、百度等科技巨头在内的中国上市企业违反了规则，这些企业面临“摘牌”风险。截至2022年7月，美国证监会根据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将159家中概股列入“预摘牌”名单中。在产业投资方面，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政府持续鼓噪对华投资“脱钩”。2023年8月，拜登政府签署14105号行政命令⁴，禁止美国实体对中国的先进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开展新投资，其中包括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和合资投资，并要求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人向美国政府通报对相关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情况。根据研究公司PitchBook的数据，美国对华风险投资总额从2021年的329亿美元骤降至2022年的97亿美元。

³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表现出截然相反态度，公开表示支持并将“拯救TikTok”。其原因或是美国另一社交媒体Twitter（后更名为“X”）曾封锁特朗普账号，特朗普在新一轮选举中将TikTok作为重要宣传平台吸引年轻选民。特朗普对TikTok政策主张前后不一，并且其新提名的部分内阁成员对TikTok态度强硬，能否推翻“不卖就禁”法案具有较强不确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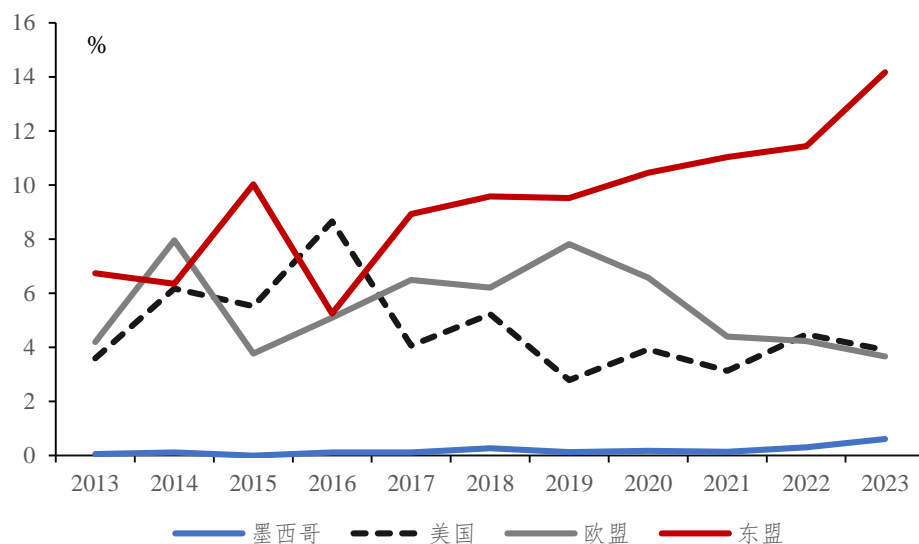
⁴美国总统拜登于2023年8月9日签署的第14105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4105）—《关于美国在受到关切的国家投资于特定的国家安全技术及产品的问题》（Addressing United States Investments in Certain National Security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in Countries of Concern）。

二、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产业限制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

为应对特朗普在第一任期针对中国“脱钩断链”的产业政策和高强度的科技制裁，中国对内将国内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夯实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基础，抓紧“卡脖子”技术攻关突破；对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拓展多元化市场和国际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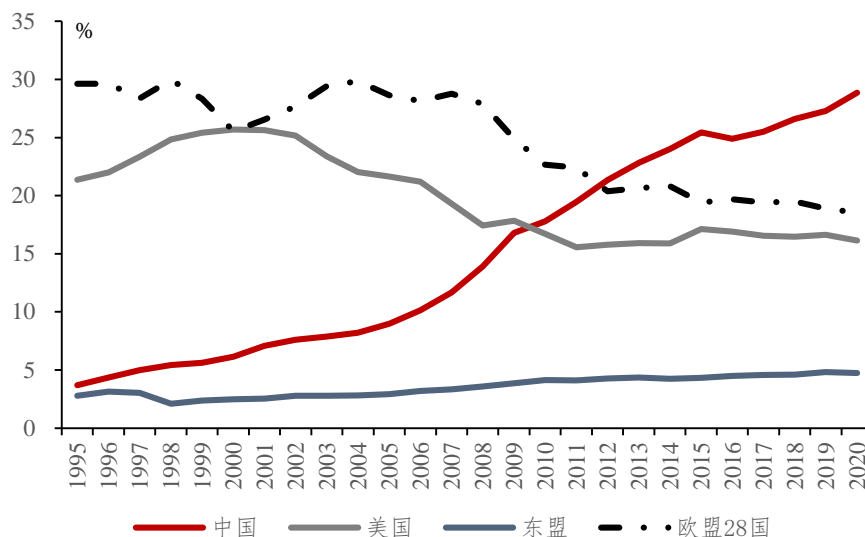
从全球制造业规模来看，中国制造业产值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外商投资审查机制加大了中国对美投资的难度和风险，但这并未影响中国开展全球产能合作的进程。2019 以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流量占总额比重逐步下降，但对东盟、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投资流量占比逐步提升（图 2）。中国是世界上工业部门齐全、生产规模巨大的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仍具有重要影响力。根据OECD数据，特朗普第一轮任期并没能扭转美国制造业相对规模下滑态势，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由 2016 年的 16.9%下降至 2020 年的 16.1%，同期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由 24.9%上升至 28.9%（图 3）。

图 2：中国对部分国家地区直接投资流量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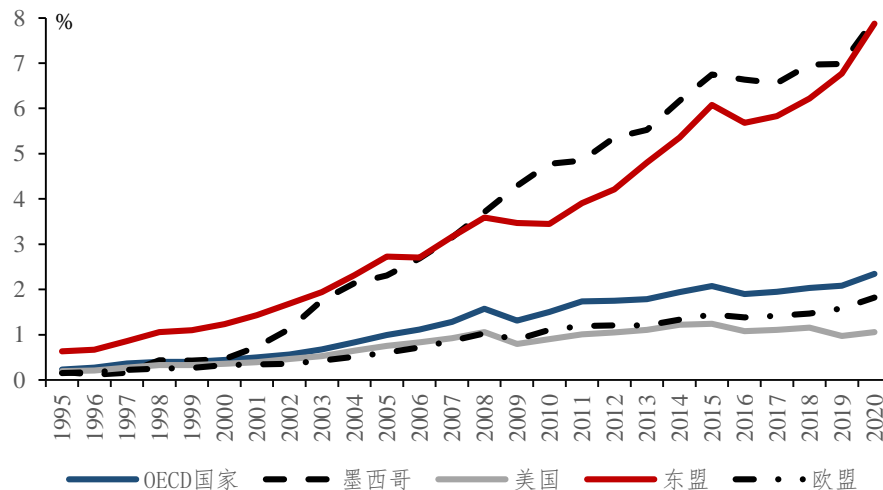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3：各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OECD，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4：部分经济体出口产品中的中国生产增加值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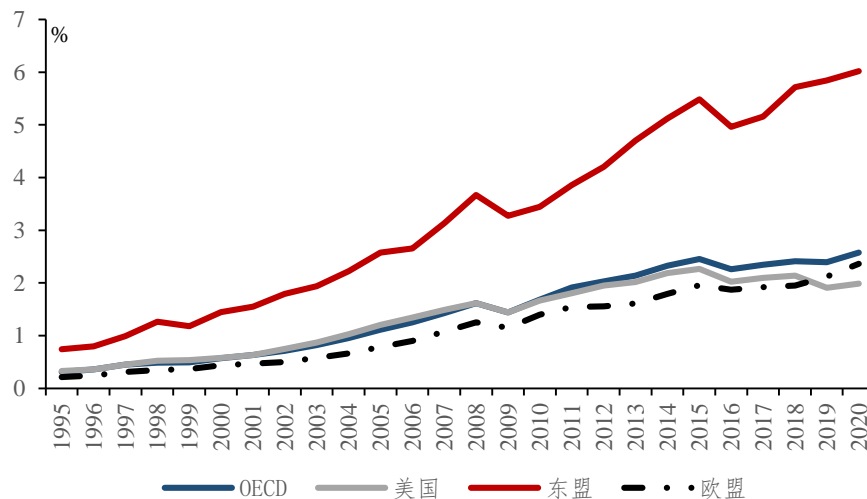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OECD TiVA 数据库，中国银行研究院

从全球价值链结构来看，中国产业在全球各经济体中的重要性并未减弱。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直接导致了中美贸易规模下滑，美国自中国进口比重由 2016 年的 21.1% 下降至 2020 年的 19%，2023 年进一步下降至 14% 左右。对此，中国一方面通过

拓展多元化出口市场抵补对美出口下降；另一方面通过东盟、墨西哥等“渠道国”转口至美国，重构了与美国经贸关系。美国产业链的“去中国化”重塑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结构，但并未影响中国产业地位，全球及美国贸易和最终需求中的中国增加值含量稳中有升。全球贸易方面，2016-2020年，美国出口产品中的中国增加值比重由1.07%小幅下降至1.06%，而东盟和墨西哥出口产品的中国增加值比重分别由5.7%和6.6%上升至7.8%和7.9%，OECD国家和欧盟这一比重分别由1.9%和1.4%上升至2.3%和1.8%（图4）。全球最终需求方面，2016-2020年，美国最终需求中的中国增加值比重基本维持在2%左右，而OECD国家、欧盟以及东盟分别由2.25%、1.87%和4.96%上升至2.57%、2.37%和6.02%（图5）。

图5：部分经济体最终需求中的中国生产增加值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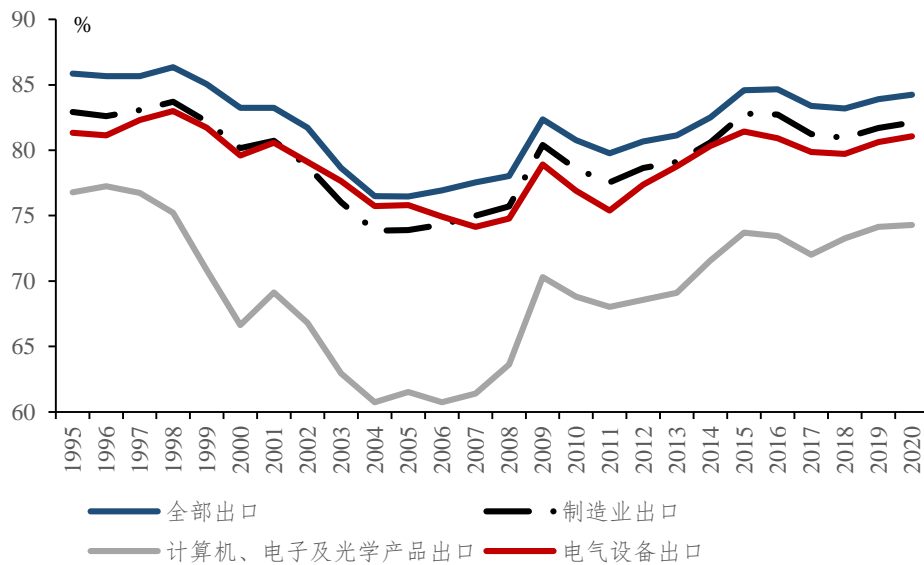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OECD TiVA 数据库，中国银行研究院

从中国产业自立来看，中国产业国产化替代水平有所提高。特朗普政府强化了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限制和供应链围堵，这倒逼中国加大产业技术攻关力度，尽可能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性。在产业升级过程中，随着国产化替代程度提升，出口产品中的国内增加值（DVA）占比提高。根据OECD数据，近年来中国全部出口产品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持续提升，2020年的比重（84.2%）相较2017年提升0.87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出口产品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由2017年的81.2%提高了0.9个百分点至

2020年的82.1%。由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领域受美国科技制裁较为集中，其国产化水平提升更为明显。2017-2020年，中国出口的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和电气设备产品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分别提升2.3个和1.2个百分点，分别达到74.3%和81.1%（图6）。

图6：中国全部和部分出口产品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



资料来源：OECD TiVA数据库，中国银行研究院

三、特朗普新任期产业政策动向研判

当前美国产业政策的核心在于保持自身在尖端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并尽可能地恢复其基础和中端制造业全球竞争力。美国产业政策希望通过在本土重塑关键供应链，以增强其对各产业链垂直掌控能力，成为制造业“超级大国”。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延续其上一任期内的产业和科技政策思路，采取三个层次的综合产业政策。

第一个层次是让基础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本土。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奉行“美国优先”原则，强化“购买美国货、雇用美国人”政策，给予劳动密集型产业更优惠的土地价格、税收、公共服务，以引导国内外投资，支持煤炭、钢铁等传统能源产业和制造业；阻止非法移民进入，保证劳动密集型产业雇用美国本土工人。特朗普在2024年

总统竞选期间提出，将使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永久化并大幅加强减税力度，对美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实施15%的更优惠税率，对美国居民实施一系列减税措施。特朗普政府提出“战略国家制造倡议”，从国防军工领域入手，建立补贴、政府采购等激励政策相结合的产业政策体系，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设备和零件必须由美国本土制造。大力支持化石能源开采及相关产业发展，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2024年12月，特朗普在采访中再次重申，他将启动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非法移民驱逐计划、取消“出生公民权”，非法移民在美国生育的孩子将不再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第二个层次是保护美国中端制造业免受国际竞争冲击，扩大海外市场。这类产业政策主要支持以汽车产业为代表的中端制造业，通过限制具有同等竞争力的外来商品进入美国，保护国内同类企业。同时依靠关税讹诈，迫使加拿大、墨西哥、欧盟等国家购买更多美国中端制造业产品。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竞选期间提出，计划通过4年规划逐步停止从中国进口电子产品、药品等基本产品，威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或以上关税；取消拜登政府电动车领域政策，阻止进口中国汽车，对墨西哥制造的中国汽车征收100%关税。2024年11月，特朗普宣布在上台后将对加拿大、墨西哥所有进口产品加征25%的关税，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10%的关税。

第三层次是保持以美国尖端技术领域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绝对领先地位。对内政策方面，特朗普竞选期间明确表示将支持人工智能、航天技术等领域发展。预计美国将增加政府的直接研发投资，加大对相关产业的扶持，推动更新技术的研发。对华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强化对华投资限制措施。中国对美投资方面，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将重组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管理架构，提升“国家安全”在CFIUS决策考量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强化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审查，将中国对美“绿地投资”纳入审查范围。美国对华投资方面，美国财政部于2024年10月正式发布了拜登14105号行政令的《最终规则》，禁止美国企业和个人向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产品、量子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该政策类似于“反向CFIUS”的对外投资审查机制，标志着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对中国遏制行动的进一步升级，从科技

“出口管控”扩展到“投资管控”。当前美国两党对建立相关机制审查对外投资已达成基本共识，预计特朗普新政府将继续限制对华科技领域投资，并可能对中国“专精特新”和隐形冠军企业加大打压力度。

三、政策建议

（一）坚持产业技术攻坚，夯实国内产业链基础

重视对产业技术创新支持。以产业重大共性技术攻关为突破口，加大对基础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培育尖端技术人才，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通过财税政策和产业基金引导企业加大对新工艺、新设备和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提升生产质量和产业附加值，避免陷入产业链上的“低端锁定”和低价“内卷”式竞争。

加快国产替代进程，强化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强化政府的引导作用，通过政府采购牵引创新突破和技术迭代。创新政府采购制度，针对关键核心技术清单和具有重大创新价值的企业和项目，采取“一企一策”方式强化政府采购支持。通过税收、补贴等措施鼓励企业提升国产技术应用率，鼓励企业和个人消费者购买国产化率较高的产品。

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培育并行，强化产业集群竞争力。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加强新技术在传统产业各领域的渗透、融合和应用，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对传统产业的驱动作用。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明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目标、优先方向和支持政策等，选取具有发展潜力和竞争优势的领域，打造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集群，建立产业集群管理机制，形成产业链完整、配套齐全、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二）提升企业全产业链竞争力，提高应对外部冲击能力

加大对链主企业的培育。从国家层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立“链主”企业培育机制。结合不同类型产业链特点，对产业链上的企业进行摸排和评估，确定链主企业培育名单，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提供贷款贴息和财税优惠等方式，为链主企业扩大生

产、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提供资金支持。梳理产业链在关键技术、关键材料、关键零部件和生产设备等方面的瓶颈和薄弱环节，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联合攻关关键核心和共性前沿技术。

巩固外贸企业销售渠道稳定性，提升国产品牌竞争力。外贸企业可以在海外寻找合适的海外经销商，与其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企业还可以利用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媒体等新兴渠道，如“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外贸新模式，拓展新型外销途。鼓励企业加强品牌创新力度，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品牌溢价能力。通过设计优化、品质提升等手段，提升商品在市场上的独特性和辨识度，增强企业竞争力和面对关税时的议价能力。

（三）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国际新秩序建设

拓展多元化市场，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与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智利等对华友好型国家间的经贸往来。对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重要的贸易转口国，在强化产业链联系的过程中要防范“去中国化”的风险。争取欧盟、澳大利亚等贸易政策具有不确定性的经济体。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经贸局势日益复杂，需要加快完善风险防控和海外利益保障机制，不断加强境外风险评估，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发挥境外企业联络服务平台作用，帮助企业防范境外投资风险，维护好境外中资企业合法权益。

提高中国在构建国际标准和全球秩序中的影响力。鼓励中国高科技企业加入世界主要技术标准组织，参与国际性技术创新和产业联盟，参与新兴产业相关国际标准制定，抢占行业发展“话语权”。通过定义产业和技术标准，增加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不可替代性。

